

蒙古王府本

紅樓夢古抄本叢刊

【一】

石頭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紅樓夢古抄本叢刊

蒙古王府本

石頭記

【一】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清)曹雪芹著.一影印本.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紅樓夢古抄本叢刊)

ISBN 978-7-02-008019-9

I. 蒙… II. 曹… III. 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I2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67422 號

責任編輯:胡文駿

責任印製:王景林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

(清)曹雪芹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36 插頁 7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978-7-02-008019-9

定價 530.00 元(全七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影印《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序

胡文彬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於一九六一年春由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從琉璃廠中國書店購藏，至今已近四十八個春秋了。近二三十年來，隨着海內外《紅樓夢》研究的日益深入，廣大讀者與紅學研究者皆渴望一睹此本『廬山真面目』的心情也愈來愈強烈。今次人民文學出版社應讀者與研究者的迫切要求，採用高科技模擬照相影印此本。可以想見，《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新影印本的問世，對《紅樓夢》的大普及與學術研究、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為了使廣大讀者對《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原本面貌、正文構成、獨有側批的價值及補抄後四十回來源等問題有一個概括的瞭解，筆者願將自己的觀察與研究心得公諸同好，共同分享。

一、《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原本面貌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紅樓夢》版本研究專家又略稱為『蒙府本』、『王府本』、『脂蒙本』。此抄本原為四函三十二冊，黃綾裝面，框高一九〇毫米，寬一二五毫米。全書共一百二十回，十二卷，每卷

十回。卷首置程偉元序（草書），朱絲欄粉紙。次『石頭記目錄』，為總目錄，前八十回係用朱絲欄粉紙，一色筆墨，後四十回則用白紙，另一色筆墨，顯為後加補抄。

書內正文，前八十回用朱絲欄粉紙，每面九行，每行二十字，中縫題『石頭記』，卷數、回數、葉數。其中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八十一至一百二十回係用白紙，據程甲本抄配，每面九行，每行二十至三十字不等。前八十回附有雙行夾批、側批及回前後總批，後四十回則為白文本。作為原抄本面貌，上述內容之外有以下三點特別值得關注：

（一）兩條『特批』：其一，抄本第七十一回回末背面有濃墨書寫『柒爺王爺』四字；其二，抄本第七十二回回前總批下寫有『為此一嘆，而以此求，柒拾而不富』一行字。

（二）一條校改浮簽。抄本第六十八回十三葉上正文居中處眉上貼有一條草書浮簽，內容是：『奶奶也作踐穀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墨色筆跡與兩條『特批』一樣。

前者似應為此抄本的持有者『柒王爺』留下的墨跡，為我們分析該抄本的原主人是誰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後者以墨色筆跡看，說明這條『浮簽』是抄本主人『柒王爺』以原本校對（或閱讀）時發現抄者有『脫漏』文字而加『補正』。

（三）回目異文：總目第三回回目作『託內兄如海酬訓教，接外甥賈母惜孤女』，第十四回回目作『林儒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第三十七回回目作『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第六十七回回目作『見土儀顰卿思故里，聞秘事鳳姐訊家童』，第七十六回回目作『凸碧堂品

笛感淒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前八十回除以上五回回目與戚序本不同外，餘者皆同戚序本。抄補的五十七至六十二回，總目同戚序本，而回首回目則與程甲本同。其中總目第六十二回回目作『憨湘雲醉眠芍藥榻，歎香菱情解石榴裙』。第八十一回至一百二十回回目與程甲本同，但第一百十四回回目缺上聯，僅存下聯『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根據上述考察，可以肯定《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回目來自於早期脂評本系統，抄補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的回目與抄補後四十回回目則均來自於程甲本。其中第一百十四回回目雖缺上聯，但其內文仍屬程甲本。同時，我們從逐回檢查後四十回及抄補的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抄錄實際情形看，可以肯定都是抄補而非書賈故意從擺印本中『拆散移借』然後拼配重裝。

二、蒙府本前八十回與戚序本是兄弟本

從《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前八十回正文看，除補抄的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外，其他七十四回與戚序本基本一致。在這一點上，未見研究者有異議。

例子之一，第二十二回寫史湘雲看完戲後回房讓翠縷收拾東西準備第二天即回家一段長文，與戚序本一字不差，與庚辰、俄藏二本只有些微不同，而與甲辰、夢稿、程甲乙本則有三十七處之多的不同，其中多達十餘處是極為重要的差異。

例子之二，一人二名互見。紫鵲原在賈母房中時名『鸚哥』，後撥給黛玉改名為『紫鵲』（與雪雁

名對應)。在庚辰本第二十七回裡，開頭稱「紫鵲」，後又見「紫綃」，點去「綃」旁添「鵲」字。第二十八回再次出現「紫綃」，仍然是點去「綃」旁添「鵲」字，有的地方點改為「鵲」（鵲字形誤）字。蒙府本與戚本這兩回中均作「紫綃」（二十七回蒙本作「綃」）。第六十四回，蒙府本出現「紫綃」、「紫鵲」（紫鵲），同於戚序本。這種一人二名的錯亂的例子與「茗煙」、「焙茗」互見情形相同。

例子之三，方言「眇」與「瞧」的存改現象。眇音稍（讀第四聲，*shào*），《集韻》釋為「小視」，即今語略看一眼意。《奉天通志·禮俗四·方言》釋文：「眇，小視也。農人謂視察田苗曰眇地，探問人曰眇人，或曰眇眇。」蒙府本第十回內有「眇了車」，戚序本同。第二十八回正文「快拿來出我眇眇」，其後第四十回、第六十四回均多處出現「眇」、「眇眇」。但從第二十八回起，戚序本凡有「眇」、「眇眇」處均改作「瞧」、「瞧瞧」。說明戚序本第十回出現的「眇」字是修改中的漏網之魚，而蒙府本仍保存原本底的痕跡。類似的方言例子還見於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出現的「飄着」、「飄人」之「飄」字，蒙府本原抄「飄」，戚序本則改為「漂」；己卯、庚辰、俄藏三種抄本第四十回出現「儘」字，蒙府本與戚序本皆作「強」字。

例子之四，早期抄本己卯、庚辰二本第十七、十八尚未分回，回前附頁書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下為批語，回前詩、評語。回目為「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蒙府本已分回，回目同戚序本。第十九回己、庚二本無回目，己卯本正文前附頁題有：「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蒙府本同戚序本，作「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第二十二回，庚辰本未完，回後總評「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蒙府本與戚序本同，只錄寶釵七

律一首，無他人詩。第七十五回蒙府、戚本均無中秋詩。正文開頭戚序本有『老嫗嫗』，蒙府本則是『老嬾嬾』，二本正文亦有異文。第八十回己卯本無此回，庚辰本無回目，蒙府本同戚序本，作『懦弱迎春腸迴九曲，姣怯香菱病人膏肓』。

仔細分析以上四例之後，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以下印象：蒙府本與戚序本同屬一個系統，正文極相近似。其間戚序本經過了一次修改，但有些文字修改得還不徹底，仍保留了祖本個別原文，而蒙府本保留祖本原文更多一些。我的看法是蒙府本並非來自於戚序本，二本之間非父子關係而是兄弟關係。

三、蒙府本批語的構成與側批的價值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前八十回同已發現的其他早期抄本一樣附有回前回後總批、雙行夾批、側批。這些不同類型的批語中，有的是過錄原底本上的脂批，有的是蒙府本主人自己特別加寫的批語。特別是那些『側批』中有六百二十四條是不見於其他早期抄本中的，顯得尤為『特殊』，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視並加以『輯錄』和研究。

(一) 蒙府本第一、二兩回前無總批，而是將甲戌等本的回前總批略加刪節移入正文。從第三回起，蒙府本回前總批與戚序本回前總批只有個別的異文，餘者全同。

(二) 蒙府本從第一回起至第八十回末，除第六十七回無批外，其他各回前回後總批均同於戚序

本，亦只有個別的異文。

六

(三) 早期抄本中的甲戌本、庚辰本均有朱筆眉批和朱筆行側批，蒙府本無，與戚序本亦完全相同。

(四) 蒙府本墨筆側批，從第一回至第四十九回間只有第十八、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七—四十、四十四—四十八回沒有側批，共三十四回中存側批七百零三條。經研究者辨別，在七百零三條側批中，有七十九條與庚辰本側批重出(第十六、十七、二十四、二十五回是部分重複，第二十、二十七、二十八回是全部重複)，同時與甲戌本重出的有二十條(見第十六、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回)。真正屬於蒙府本獨出的側批計有六百二十四條。

在詳細描述了蒙府本的批語結構概況和羅列上述統計數字之後，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印象：蒙府本前八十回的祖本應屬於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中的一次脂評本，它和其他脂本有着密切的血緣關係，而它的回前回後總批與戚序本當為同祖兄弟。但是，蒙府本獨有的側批與世稱的『脂批』對比，在思想性、藝術性等方面存在着明顯的差異，不可與『脂批』視為一體。筆者讀過這些獨有的側批之後，認為側批的作者不僅生存年代晚於脂硯、畸笏二人，而且作批的時間也晚於『脂批』。它的價值只在證明早在《紅樓夢》擺印本出現之前，已有人開始了『新的』評點工作了。蒙府本批語中的某些感歎家世和個人實際的批語，並不能證明就是曹家人或是李煦家人、孫文成家人所批。因為蒙府本第五十四回前總批中所說的『都中旺族首吾門』與『可憐立業英雄輩』二句與曹、李、孫三家家世地位完全不相符。因此，蒙府本上的一些回前回後總批及側批是否是『脂批』以及這些批語的作者是誰、

作批的時間等問題仍然值得再討論。

四、蒙府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早期抄本中甲戌、舒序因殘缺無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己卯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庚辰本原無此二回。讀者所見影印庚辰本，此二回係從己卯本、蒙古王府本移借補印。庚辰本之後的早期抄本中，戚序、甲辰、俄藏、夢稿本至程甲乙本均已有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我在研讀諸早期抄本與相關的版本專文過程中，對於這兩回書文是否為曹雪芹原稿也曾有過一些思考：

(一)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正文是曹雪芹的原稿，五次增刪時對尤三姐這個人物形象、結局曾有過不同的構思，定稿的時間較晚，故在己卯抄本形成時或因尚未改定，或因被借閱者『迷失』而沒有抄入。因庚辰本源於己卯本，自然也就缺少了這兩回正文。我認為這兩回正文絕非是曹雪芹之外的『圈內』人（如脂硯、畸笏）或稍後的他人所續補。

(二)己卯本第六十七回末有一條『特批』云：『《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此與程乙本卷首《引言》第四條『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之說完全『對樞』。『特批』與《引言》的內容，肯定了這兩回正文來自於乾隆年間已在流傳（坊間繕本和藏書家的秘本）的『抄本』。

(三)從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的回目對勘中可以看出『蒙古王府本』的第六十四回回目同於己卯、俄藏、戚序本。但回目中的『佩』字，己卯本同俄藏本，而蒙府本同於戚序、甲辰、夢稿本。第六十七回回目蒙府本只同於戚序、夢稿本，而不同於俄藏、甲辰本。

(四)蒙府本第六十四回前有總批一則，另頁抄錄，同戚序、俄藏本。甲辰、夢稿、程甲乙本，均無回前總批。特別值得注意的，一是俄藏本的總批，非另紙抄錄，而誤入正文，且已有回前詩（其中四個字有點改）。題曰：

深閨有奇女，絕世空珠翠。

情癡苦淚多，未昔顏憔悴。

哀哉千秋魂，薄命無二致。

嗟彼桑間人，好醜非其類。

二是回後詩對，俄藏本與蒙府本同，末二字均作『戈矛』，而戚序本則作『干戈』。三是俄藏本無回後詩文評，戚序、蒙府二本均有相同文字的詩文評。

綜合以上觀察印象，我認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當在庚辰『定本』之後補入各本，時間在丁亥年之後甲辰年之前。俄藏本保留回前詩和回前總批（儘管混入正文）、回後詩對，其底本（或稱祖本）明顯早於戚序、蒙府二本，而戚序、蒙府本又早於甲辰、夢稿及程甲乙諸本。正文的繁簡異文，以一般常

識而言，簡本當在前而繁本當是修改增補在後。當然，我並不想排除先是有繁本，後作刪削而成簡本的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大家應本着學術為公的理想去討論。

五、餘言

當本文即將結束之際，筆者對『蒙古王府本』的命名及影印『原則』提出三點意見，供讀者與出版家參考。

(一)今《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是一部過錄抄本，抄本最後以黃綾裝面，與王府的規制相符合。但究屬蒙王府本還是清王府本值得再思考。最初命名據研究專家稱，是因為原北京圖書館趙萬里先生告知：『這本子系一清代蒙古族王府的後人所出。』但趙先生並沒有提供文獻根據，故一粟先生提出『疑此本出清王府舊藏』。根據是本書第七十一回末背面有『柒爺王爺』，七十二回回前總評下同一筆墨寫『為此一嘆，而以此求，柒拾而不富』等草書字樣。筆者認為一粟《紅樓夢書錄》中提出的懷疑是有道理的。一是，所說佟佳氏系滿族姓氏，為『滿洲八大姓』之一，而不是蒙古族。如果此抄本出自佟佳氏後人之手，也不宜稱為『蒙古王府本』。二是，清代是否有多個七王爺雖不得而知，但有影響的、符合批主身份的七王府、七爺府的王爺當不會很多。據我所見記載，清醇親王府（即今宋慶齡故居）又稱為『七王爺府』，南府俗稱『七爺府』。因此筆者認為所謂《蒙古王府本石頭記》過錄原抄本和側批者，極可能是七王爺府主人，也就是這部百二十回抄本的主人和他的後人。同時，俄藏本第六十

三回末兩處點改「爺」字與蒙府本中的「柴爺王爺」兩個「爺」字酷似。我疑心這兩個本子極有可能都為「柴爺王爺」所藏。是耶？非耶？願請指教。

(二)蒙府本後四十回(連同總目後四十回目錄)據程甲本抄補，這一點雖未完全取得共識，但異議者尚需拿出「鐵證」方能令人信服。所補抄的時間當在程甲本問世不久。對於《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後四十回是一個組成部分，四函三十二冊包括後四十回正文都是黃綾裝面，說明抄本主人是一百二十回全本面貌收藏和傳世的，這對後四十回的成書研究、版本研究仍然有重要意義。

(三)自一九一二年戚序本由上海有正書局石印以來，至新近發現的卞藏本均相繼有影印本面世。對普及閱讀與學術研究，無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功不可沒。但在影印過程中出現的「加工」(例如戚序本、己卯本)及缺文「借補」(例如庚辰本)或刪去原抄本中某一部分的現象值得引起注意。儘管這些做法主觀上或心存好意，但在客觀上卻破壞了這些抄本的真面貌，變成了古人(原抄、原批、原藏)與今人合作的「怪胎」。有些原抄本的改動(不論是哪一種形式，也不論改動得多少)體現的都是「介入」者個人(或幾個人)的學術見解，大有製造「假古董」之虞，亦有強加於讀者之嫌。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模擬照相保持原抄本的本真面目，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自當受到廣大讀者和研究者的讚賞與歡迎！

是為序。

參考文獻：

- 〔一〕一粟：《紅樓夢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版。
- 〔二〕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四月版。
- 〔三〕陳毓熙、劉世德：《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批語選輯》，載《紅樓夢研究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一輯。
- 〔四〕林冠夫：《論王府本——〈紅樓夢版本論〉之一》，載《紅樓夢學刊》一九八一年第一輯。
- 〔五〕楊傳鏞：《王府本側批不是脂評》，載《紅樓夢學刊》一九八二年第二輯。
- 〔六〕鄭慶山：《蒙府本〈石頭記〉的側批與立松軒》，載《紅樓夢學刊》一九八三年第四輯。
- 〔七〕徐高阮：《關於紅樓夢第六十四、六十七回》，載臺灣《陽明》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十五期。
- 〔八〕趙岡：《紅樓夢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誰寫的》，載臺灣《中央日報》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刊。
- 〔九〕嚴冬陽：《關於紅樓夢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的問題》，載臺灣《中華雜誌》一九六八年第六卷第九期。
- 〔十〕王三慶：《蒙府本研究》，載《紅樓夢版本研究》第四章，臺灣石門圖書公司一九八一年元月版。

序



紅橋夢小說奉名石記作奇相
 總不一究未知王自何人據
 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故
 遇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
 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
 不勝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二
 十卷今所傳祇以十卷殊絕全本
 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以祇

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
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
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樂象至故紙
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
百廿餘卷一日備於鼓擔上得十
餘卷遂重價贖之欣然繙閱見
其前後款狀尚屬接筍自然濛濛
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整理
剔截去補短缺或全部沒為

鑄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
悟至是告成因並誌其緣起以
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觀
為快者歟

子泉程偉元識